龍谿王先生全集 丑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二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斗山會語

慨惟離索之久思求助於四方乃者千里遠涉歷釣臺登齊雲涉紫陽止於斗山之精廬得與新安諸同志爲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間也諸君各以用力之疎密受病之淺深次第質言以求歸於一是

之地予不肖何足以知之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眞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眞亦未可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爲本來生生眞命脉耳此志旣眞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譬之眞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力自不容緩也眞種投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

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無交涉惟其此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者是也顏子之學既明則曾子子思之説可類推而得矣夫顏子沒而聖學亡諸君欲學顏子須知顏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勝心虛見求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也昔者秦越人醫之神者也直藥童子服勤既久頗能傳其方間以語諸人人服頗有効而此童子者則固未之能也予不肖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

而不以重不肖未能之疑吾道幸矣

水西會約題詞

嘉靖己酉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復量諸友地里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言以識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第眞假毫釐之機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日相會此等處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信得及否水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固非一蹴所能至然由萌蘖之生以達於干尋由源泉混混以放於四海其本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機實非有二物也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

實致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朴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淸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從氣魄上支持知解上凑泊格套上倚傍傲然以爲道在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華勢利者稍有不同其爲未得本原無補於性命則一而已所望諸君不以予之去來爲聚散每會如所訂期必須破冗一來相摩相盪相勸相規爲性命之心重一分爲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於水相濡以沫相煦以吻終不若相忘於江湖之

爲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道義以爲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内豈能人人盡發眞志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虛心樂取招捄翕聚以爲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衆雖欲此會之不興不可得也苟爲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成就以全吾同體之愛徒欲以勝心相高甚至忿爭訐戾動氣奮顏而猶傲然以爲知學圯族敗羣莫此爲甚雖欲此會之不廢不可得也吾人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旣爲此學一切凡情俗態良知有未安處便須破除斬截

不可假借通融放令出路石翁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鮮有存者語若分析自今視之未必非對症之藥亦圖終之一助也諸君念之戒之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同志之區則隨緣結會以盡切劘之益過蘇值近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人往蒞之夫吳中多豪傑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南況雙江緒山沃洲及齋諸公有事茲土貞教闡化後先相聞流

風有存者登壇設法則予豈敢當若曰羣處質言相與訂舊學而覓新功以就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也既如會諸生懼其既別而或離也乃圖為月會之約而屬言予以導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為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

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使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方且以大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絕士鮮克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可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播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

已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汙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

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烱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遁其形此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博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猶爭名者之樂趣於朝爭利者之樂趨於市勢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亦口耳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

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林放之問致辨於奢儉易戚之間皆從先進之志也夫吳聲華禮樂之盛似矣苟槩以從先進之說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圮此無他崇飾太高而發榮太繁故也予聞之淡泊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黜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昔者餒夫偶食穀而甘即欲與衆嘗之以共免於饑困之患而其腹尚枵然未嘗飽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食而遂忽其欲共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

疑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而淡異於肥甘竊恐吾人厭飫之餘溺於所養而於此或有所不察耳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巾石呂子以滁爲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曉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爲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

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爲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緣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鍊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眞境象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

非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徑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懐胎精神意思凝至融結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

靜厭動玩弄疎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為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為主未免加減廻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源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眞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

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明覺是本體精
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
馬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者
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
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
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蓋後儒之
學泥於外二氏之學泥於内旣悟之後則内外一矣
萬感萬應皆從一生競業保任不離於一晩年造履
益就融釋卽一爲萬卽萬爲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
矣先生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爲不可及要

之學成而才自廣幾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傷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積累

保任工夫又復如此此其踈徒欲以區區虛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即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即望其飛躍不務煦育胎元而即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喆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又無先師許大爐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有謂良知落空必須聞見以助發之良知必用天理則非空知此沿襲之說也有謂良知不學而知不須更用致知良知當下圓成無病不須更用消

欲工夫此凌躐之論也有謂良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爲緣境是自窒其用也有謂良知主於明覺而以虛寂爲沉空是自汨其體也蓋良知原是無中生有無知而無不知致良知工夫原爲未悟者設爲有欲者設虛寂原是良知之體明覺原是良知之用體用一原原無先後之分學者不循其本不探其原而惟意見言說之騰祇益其紛紛耳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晦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眞閫然指以爲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眞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

實與所得之淺深暨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聞於四方久矣嘉靖丁巳歲値予赴會之期思畏國賢時一允升純甫輩迓琴溪道中遂同遊仙洞薄暮乘風抵水西則汪子周潭周子順之輩巳候予浹旬矣先後至者百餘人晨夕聚處顯論微言隨所證悟充然各自以爲有得予藉諸友相與意懇神專亦惕然不容以自巳信乎此會之不爲

虛矣會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諸友慮其迹遠而志睽也復徵予言以申警策予惟君子之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之燕而燕之越而越跬步毫釐南北千里不可不慎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道誼者絕乎天則無所爲而爲功利則雜以世情有所爲而爲也蓋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功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於茲世之豪傑慨然自命以爲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功利之雜者無他醞習既久則祓除爲難淆淄既深則澄濾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爲正本清源之

學亦求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爲庶幾夫庶幾者幾於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

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攖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覯其貨殖干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着淪浹於人之心髓亦千百年於茲矣吾人生於千百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陋習以上窺絕學之傳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爲截然二物爲道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知而發則無所爲而爲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所爲而爲本源既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

由以判君子於其有所爲無所爲之義辨之學斯過半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爲道誼若猶未免於爲功利之私是餒夫說食凡民擬聖水西之會聞於四方將反爲貽笑之資可懼也已雖然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於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何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褁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

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竊惑焉一人平時作事過常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竊惑焉間以請問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趣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

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既知悔而來得其其轉頭移此
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予所以與其人云也後二人皆如
所料乃知先師教法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眞神
醫也不肖千里遠來求助於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
數日中間豪傑之士能不包褁能擔當世界者不敢
謂盡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
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爲戒也予之爲此言心亦良
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復何如若
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今猶夫昔也若
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自昧一念自反未有

不自得者惟諸君立眞志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安分限以漸而入譬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君勉之而已矣

書婺源同志會約

嘉靖丁巳五月端陽予從齊雲趨會星源覺山洪子偕諸同志館予普濟山房聚處凡數十人晨夕相觀因述先師遺旨及區區鄙見以相訂繹頗有所發明同志互相參伍亦頗有所證悟或者曰婺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於有異同盍諱諸予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

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爲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

終先師則以誠卽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贅已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爲已所不知獨爲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既已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

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覩不聞爲道體戒慎
恐懼爲修道之功不覩不聞卽是隱微卽所謂獨存
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
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
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
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
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
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
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
也故曰戒愼恐懼而中和出焉體用一原常人喜怒

哀樂多不中節則可見其未發之中未能復也夫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奠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脉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内逐外至謂誑已誑人謂延平先生嘗令體認未發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當時貪着訓詁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有云所喜邇來功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

來全體精神用在故冊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摸依倣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爲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孚於人而嘵嘵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寠人垢衣之内人孰從而信之雖

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寠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學也已

懐玉書院會語

今講學不見大明白只是私欲未得掃除此一大病痛流傳人心善惡雜用所以言語文字易能凑泊此處難於料理直須探透孔竅真辨去取纔能實落下手一齊打疊試與諸君商之人心有私欲只因有身有家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用何苦妄認虛名

浪生幻念一鄉之善士以一鄉爲家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其所爲善乃心與人同視之如一體是所謂公也與天下爲公公已至大但恐於見在天下起念是識見上生大公故又追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考驗性根發動所在纔無走作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亦能捹舍身家將天下大體作區處然未屬性分業終是戰國人意興慷慨充其類論之是有懟於天下不是與天下同善未免認賊作子誤公於私若我心眞能與天下同休同戚同安同危如伊尹一夫不被

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次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國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志氣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況於一鄉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於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吾獨不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是天之所賦能是而

吾自爲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今所謂有志天下鄉國者只是意興意興少閒施爲究竟又却了得肥身潤家勾當惟有這識趣又有這事爲纔爲眞志吾輩今日旣以學問爲事且當心地上竭力照顧卽吾所知所能不怠忽放恣則欲自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損人益己如其割捨不斷復須痛責吾志將世情天理兩下再稱量商確一番使重輕緩急自分如外面行不順利復須反求自己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日就安樂此便是一劈頭到底眞功實學人生這些子命根無此不得爲人必須默坐澄心

細細尋討始得的當世上繁華嚷鬧變詐機械人心最靈瞞不得久不得感動不得只誠心爲善乃攧撲不破吾輩宜痛念之如有所疑亦須面剖

松原晤語

予不類辱交於念庵子三十餘年兄與荆川子齊雲别後不出戸者三年於茲矣海内同志欲窺見顔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於枯静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役之人執冊布算交涉紛紛其門如市耐煩忘倦畧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

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慴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心是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眞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於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於自欺矣蓋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

發難道工夫不得力然終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無爲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工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卽本體爲工夫天機常運終日競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袪除雜念以順其天機

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頻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敬强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説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常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於吾道之衰蓋禪宗期於作

佛不作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儒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僞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於兄也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之守宣也既施化於六邑之人復裒六邑之彥聚於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蹶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於至善堂中先命歌童舉

樂合歌以興衆志侯離席率衆作而言曰昔象山訪晦庵於南康開講白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先生辱臨於茲大衆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蘄一言以詔多士焉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媿不敢當侯請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於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得命請以一體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

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
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
觳觫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
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
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
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
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强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强以推之知周乎萬
物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
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

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倣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於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於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於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於萬物之感當

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於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區區所聞於師說孔門萬物一體之蘊庶足以發之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今侯以絃歌禮樂倡導多士而猶然不知所以興其自待亦薄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象山嘗有君子小人之說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致良知則由君子可進於聖賢不致良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吾人甘心以禽獸自處而恬然不知所以自奮其自待尤薄甚矣夫藏身不恕則

不能以喻人斯又區區與侯所當自鏡以致交修之益者諸君念之哉

洪都同心會約

嘉靖乙丑夏予赴弔念庵君復之安成永豐展拜雙江東廓諸公之墓回途與敬吾見羅汝敬恭整諸同志會於洪都爰念同門諸友相繼淪背師門正脉僅存一綫消息代謝固亦常事所賴吾黨三五豪傑纘承斯緒主張擔負聯翕後進庶幾足以挽回造化吾人在世不可一日無學尤不可一日無友自先師提出良知宗旨學之大端若已明白千聖機竅亦若曉

然無復可疑吾人羣居合聚講之亦久且熟矣但恐吾人尚從見解承接過去不能實致其知日著日察以求自得則所謂曉然明白者尚不免於播弄精魂非實際也夫不握其機則大化無從而運不入其竅則大本無從而立非藉師友夾持啟悟則未免溺於浮沉安於孤陋大業亦無從而究歲月悠悠世緣役役在諸君誠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附近同志每月兩會舊有定約諸君地址相望百餘里會不能數每歲圖爲四會季月望爲始以十日爲期十日之內務須虛心遜志以相下爲益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

之過若已犯之翊善箴過相觀相感誠愛有餘而言詞常若不足議論偶有未合不妨默體互證毋執已見以長勝心庶會可保終而此學賴以不墜會所以南昌雙林寺豐城至德觀二處爲定址欲其道里相間勞逸均也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弔念庵回舟過彭蠡入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露臺陡虛亭周覽風泉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飛瀑勢如游龍餘靄浮空長林滴翠夜集諸生縱談玄理灝氣滋生臥聽流溪濊濊沁徹心脾達旦冷然

若有神以啟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舘信宿證悟興意超然臨別諸生請於予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爲美談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蓋因學者亟於進取舉是以揉其弊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斬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顧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籌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諸日月
麗天貞明之體終古不息要在致知而已致知之功
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
爲神明之德發之而爲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
海而垂萬世眞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於外也而
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
怵惕於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
友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不屑不
受於蹴嘑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
室窮乏之者德我而爲之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義也

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於爲小人而不樂於爲君子特狃於其習而不自覺耳有人於此毀以爲小人則怫然怒是小人之不可爲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爲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不可不爲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所習與喻乃在於利將欲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濕而居下也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於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羨喬

而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辨予顧切切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諭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卽夫情之所安而不溺於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於人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而適變不無則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謂志者或未免泥於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於思爲而所謂喻

者或未免狥於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爲自得也終亦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祈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爲交修之益若曰以是並美前修而侈究竟之說則予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蓮峯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素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睦爲已任限於年未就公既沒二子茂芝獻芝乃作見一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姪倡爲進修會以會一

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化承先志也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既從予遊復邀入雲莊集其會中長幼若干人肅於堂下而聽教焉舉族與義好禮顒顒若是可謂盛矣二子因出會籍乞予申訂一言用示將來予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爲進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爲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德也惟有欲以間之始雜而二忠信也者無欲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必有業始能有所持循然

總之則惟在言行而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巳之誠意誠卽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卽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息其致知之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卽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儒分內分外分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之言曰蔽於多岐非所謂道溺於支離非所謂學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周蔽與離可謂契所學之

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圖進修之會舍庭
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古人云所欲不必
聲利富貴只心有所向便是欲苟審於所向而窒之
以禁於未發之豫是謂復其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
爲不悖於見一之訓耳二子其以此義申告於爾父
兄子侄相與服膺而弗替庶幾無負於作會之意是
豈徒弼成一族敦睦之化德日崇而業日廣聖學自
此可幾也朂之哉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緒山錢子更年莅會

以致交修之益初會斗山後因衆不能容改會於福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汝任輩爲會主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邑之友相期十月九日會於建初山房予以趨歸之亟不能待諸友因出會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與諸君相會復七年於茲矣七年之中反覆進退得喪好醜萬有不齊諸君用力此學精神念慮果能打併歸一不從境上分擾漏泄否乎講論規切果能遜志敏求無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所習果能日著日察無意見臆說之溷否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天

則昭然千古入聖之學脉也夫學貴精亦貴虛尤貴正儻精神或有所分念慮或有所擾則爲不精纔有勝心則爲不虛纔着意見則爲不正千里毫釐不可不辨也易云七日來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來正得朋無咎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籌之夫有失而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旣或不免於分擾溷雜之爲病則求復一言正所謂對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爲君子謀復其見天地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機天地之心也復之六爻皆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一念初

機不待遠而後復顏子之所以修身也學貴近仁二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頻復四處羣陰之中志應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失篤於復也故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迷而不復欲求復而失其所主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駁故復有遠邇功有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藏於無有無之間靈機默運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造化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眞志證此謂之眞修了此謂之眞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外此亦無復有求端

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復則凶吉凶之機可以立
辨若復頭出頭沒悠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
定之功生死到來何處度脫此吾人終身之憂可爲
痛哭流涕者也諸君志旣相應當不以予爲狂言留
此請正且爲他日合併之左券云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
偕六邑諸子已顒顒然候予久矣舊在城隅斗山精
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晝則大會於堂夜則
聯鋪會宿閣上各以所見所疑相與質問酬答顯證

默悟頗盡交修之益諸生渢渢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凡餘十日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爲身心行實之助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爲迂濶臭腐縱言空論無補於身心也甚或以爲立門戶崇黨與而侈囂譁無關於行實也審若是則此學如懸疣附贅假途借寇謂之不講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爲枯木爲濕灰必有性情之發耳目之施以濟日用不能逃諸虛空必有人倫庶物感應之迹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

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
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愼則將紊秩而棼類矣此
近而諸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
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濶而假借者也然此緣
染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弃以此學爲可鄙也世間
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禔身而鮮失者矣然此特
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并以此學爲可廢也學之
不講孔子以爲憂況吾儕乎由前之說是徵哽噎之
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
棰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於他求

者其用力不出於性情耳目倫物應感之迹其所慎之幾不出於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矣一念攝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慎於獨知所謂致知也用力於感應之迹所謂格物也千古聖賢舍此更無脉路可入而世間豪傑之士欲有志於聖賢亦或不能外此而別有所事事也竊念斗山相別以來於今復八九年立志用功之說千古豪傑相期之說謀於諸君者屢矣八九年之間所作何事古人之學九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

返否乎不肖與諸君視此果能無媿於心否乎年與時馳意同歲邁迄今不知畢詣復爾悠悠豈惟有負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初心謂何此身且無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漫復書此用答諸君申飭之雅并以告夫世之豪傑之士毋因吾黨之悠悠并欲隨聲鄙棄此學固吾道之幸也

桐川會約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廓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

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
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
既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
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
知兩字是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
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人所同具
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蔽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
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
未嘗不自知肯將自已所受之病一一向大賢面前
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

以爲足用爲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鑒猶有可用藥處只緣宣王不自悔改所以竟爲世上庸君若肯遵依孟子之教改過遷善即可以俯視諸雄爲王者師不難也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個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眞種子便是做人眞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熙緝眞脉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

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渴每月定爲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業若牽於習染或至動氣求勝非所望於吾黨也戒之勉之

約會同志疏

先師祠中舊有初八廿三會期頻年以來不肖時常出赴東南之會動經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疎心殊惻然人不可以不知學尤不可以不聞道會所以講學明道非徒崇黨與立門戶而已也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惟此一點靈明不容自昧所謂

本心也心之本體未嘗不善高明廣大變化周流古今聖凡之所同也哲人雖萎遺教尚存海內同志信而向者無慮千百翕然有風動之機而吾鄉首善之區反若鬱晦而未暢寂寥而無聞揆厥所由其端有二一者不肖在家之日少精神未孚雖間一起會及予外出旋復廢弛二者不肖徒抱尚友之志修行無力凡心未忘雖有聖解無以取信於人是皆不肖不能自靖有以致之於人何尤也爰念先師良知之教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凡所應感動靜食息常變逆順一以良知出之不蔽於意欲者有幾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如而自待乃若是薄亦甚矣不肖精神向衰創悔頗切亦覺有深省處一脉精微僅存如綫其所傳述得於面授自信頗眞若不及時尋求法器眞肯發心者數輩相與究明斯旨以圖遠業一綫之緒將自此而絕譬之日昃之離無從繼明倏爾長夜此日夜拊膺疾首不容自已之苦心也況年逾七十百念盡休一切遠涉塵勞不惟日力不逮勢亦有所不能惟是一念改過不忍負於初志所望同鄉諸友憐予苦心修舉月會之期以是月廿三爲始不肖雖有少出亦望互相主盟弗令復廢日征月邁以熙

光明而神變化庶於師門爲無負耳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三

門人嘉善丁　賔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宛陵觀復樓晤言

先生至宛陵會於觀復樓中諸生請問孳孳為善為利之義先生曰孳孳之義昉於堯典鳥獸孳尾是生身受命之根絪緼孕化嗜欲迴旋機不容已但視其所主以為聖凡之分善者虛明湛然之恒體也利者

晦濁黯然之客形也主於善爲陽爲公主於利爲陰爲私故爲善而不孳孳則善不積爲利而不孳孳則利不崇一以出神明一以興機變善利之間所爭毫髮舜蹠之所由分也吾人今日之學果能立定命根孳孳爲善自鷄鳴而起以至於旦晝所爲常虛常明而無所汩乎抑或未免入於利而有所牿亡也自一日以至於歲月之久果能孳孳機不容已常如平旦之時乎抑或未免反復牿亡而失其初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顏子大勇顏子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所謂孳孳也

吾人今日之學時起時倒至於悠悠不能如顏子之勇是未得爲善學也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胎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爲主於内萬物作而觀其復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爲意見所牿故能屢空不遠而復益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

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為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為異學眞所謂認賊為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諸友今日之會專寂若此此正一陽來復超凡入聖之機若不能保任舊習乗之頓失頻復且將復入於凡矣可不慎乎

九龍紀誨

先生赴水西杜生質聞之携諸友亟赴會所聚處數日頗盡相證之意九龍舊有會廼先生昔年所訂者請先生復涖之弗果往爰錄晨夕誨語貽之同志以永佩服云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個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亡而悅所謂禮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遯世而無悶惟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靜坐足以盡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靜坐靜坐亦甚難方坐時念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卽落方所無所着則墮頑空不

守之守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乎心悟非言思之所及也

先生曰昔者周順之爲司業時予往白下信宿聚處順之請于予曰怡受吾師之教多年一切行持不敢自恕但此心尚未得安頓處予笑曰吾子直聲喧宇宙至誠格上下些子處未得安頓可謂切問昔者温公大名播於夷狄獨此些子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將奈何順之之恍然若有所悟謂予曰若非吾師指破幾被虛名誤了一生於自己性命有何關涉順之可謂實修實證不爲世套

浮囂所籠罩者矣此鄉邦之羽儀家庭之楷式凡同
鄉後輩與一家之子姓所當仰思企及益勉於學弗
令昔人專美於前可也

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減擔法人心無一
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
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
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不下皆謂
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

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周潭汪子晤言

周潭子別予若干年茲予來赴水西之會始得相會于敬亭山中見周潭子之學津津日進矣尚以氣弱爲患時有所滯叩予所聞以證交修予惟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起乃性命

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斂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常體不易卽所以爲收斂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卽所以爲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斂卽滯謂之沉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卽流謂之溺境沉與溺雖所趨不同其爲未得生幾則一而已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卽是致良知卽是獨知獨知者本來不息之生幾也時時致其良知時時能握其幾所行時時慊於心而浩然之氣自然盛大流

行充塞無間告子之不動心内境不出外境不入亦其定力所致惟不致其良知所以有不得於心不求於氣之病反將盛大之體壅閼桎梏窒其時出之用是謂義襲而取謂之暴氣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以不慎也周潭子學道二十餘年爲性命之心無時不切而尚以氣弱爲患得無于生幾之說或有所未盡悉與夫沉空者二乘之學也溺境者世俗之學也周潭子之不爲世俗之學斷然信之但恐二乘之學其辨尤微高明者或有所滯而未之覺耳若能于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察之以究其毫釐之辨則生幾常在

我而氣自充千古經綸之術盡於此矣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偕諸友晨夕周旋浹旬而解汪子因次集所與答問之詞執簡以請曰寧執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會於郡城辱先生示以研幾之旨乃者溫繹舊聞幸賜新知筆錄記存夫泥詞失意況不得其詞乎請賜覽教珍收之以淑餘生惟懼體認未真有虛言詮是在小子先生乃於條次款下更加轉語以副所請云

生生之謂易生生卽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念寂

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即是安排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

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慎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

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有問懲忿窒慾是本體功夫否曰人心只有是非是

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畧過些子其幾

甚微懲忿窒欲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工夫

君子不息於誠懲忿窒慾正是不息於誠實用處

正是研幾之學

吾人本是缺陷世界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且不能保其完全一人之身髮疎齒落且不自保況身外之物乃欲一一求備亦惑甚矣

如此便能隨處灑然

君子處世貴於有容不可太生揀擇天有晝夜地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並生之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

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虎狼蛇蝎天豈盡殄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爲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學

工夫得手欲罷不能方不至頻失頻復

天機直達流行雖有失纔覺便復自不至頻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畧爲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何等明明白白如好仁不好學學個甚麽葢好仁而不在良知

上學其蔽爲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若以知識爲良何啻千里

纏繞的要脫灑放肆的要收歛方是善學

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灑時時是收歛方不落對治

過化存神二者相因過化則無迹而神常存存神則無方而過常化

工夫只一處用致知在格物致知便是存神格物便是過化

聽人誦書鼓琴可以驗心之存否工夫之疎密此日可見之行

吾人終日忘處疎處多須時時照察始見

吾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乃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熈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眞機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顔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

吾人今日之學只要減擔減得輕方知省力處減得盡方知無可着力處

世間只要添擔子非豪傑之士全體放得下未足語此

古人說箇凝命凝道凝字極可玩味此是眞切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眞機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眞機透露卽是凝凝若眞機透露前有箇凝的工夫

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者十之九矣學愈眞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不務掩飾包裹心事光明是狂者得力處顏子不遠復常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本澄源之功若以失自解則過愈甚矣

人生而靜是從混沌立根基後天而奉天時也

先天之學不容說

告子乃二乘禪定之學莊子乃上乘之學但精一未至未免於狂

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生機無間可息時時是克念狂不足以當之

或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從眞機上用功自無此病

戒懼如臨深履薄纔轉眼失脚便會喪身失命焉得有閒思雜慮來

不秋冬則散漫何以成翕聚不春夏則偏枯何以成發育

闔闢往來方是全體之學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周潭自見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

此是羲皇世界然須明白是非以消忿戾方是挽

回羲皇手段

三自反我未嘗得罪於人而人來犯我方可以語不

校

此反身之學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柰何曰家庭之間恩

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化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

戒之學

舜爲君禹爲將出師以征有苗豈有不是處伯益猶以滿損謙益爲戒可謂自反之至矣

蓋天下無皆非之理纔見人不是便是滿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人自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正己而不求諸人不怨不尤原是孔門宗法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眞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

助長自是告子之病吾人只是意見上轉換何曾

助得來

人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胷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

虛即是道體虛故神有物便實而不化

問三子異於孔子天資不同乎學力不同乎曰兼有之

大抵聖人而下各以資之所近爲學

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不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盡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俱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則當常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

疎漏處都照管得完全

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

有二也

避惡人使惡不至甚亦是愛他非絕之也

此便是一體之仁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爲有見之言曰是尚未免認

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

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者能

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當其應時眞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照而不隨何待於返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無内外之學

北海玄珠忘處得之之說會中多信不及其信者亦以爲發得大早曰忘是對助而言郭橐駝種樹蒔也若子置也若棄忘即棄之義也且此言爲用功者說爲執著凝滯者說不然又爲癡人前說夢矣

忘則澄然無事工夫方平等不起爐竈

成性存存不離感應有事無事皆感應之迹也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

之之法

金波晤言

澉陽趙子將之京候先生於武林之金波園請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爲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爲欲其幾甚微其爲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先生曰昔上蔡公數年去得一矜字伊川歎其

善學今以名爲大欲思有以去之譬之捕賊得其贓証會有廓淸之期矣然此只是從知識點檢得來若信得良知及時時從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陽一出魑魅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何諸欲之爲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學趙子請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爲本來之眞依於識則爲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鏡體反爲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

謂良知也變識爲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爲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爲巳皆是爲義若有爲利爲人之心何足以爲儒子夏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箇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爲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盩矣吾道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而得失係之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睿也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可少哉然而易之繫

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案學者將何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纔被鬼神覷破便咎以爲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别思别慮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旣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卽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

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卽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卽憧憧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却又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門也若臥輪則爲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卽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鑿於詩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析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後之戒慎恐懼宛然祖述憲章顧孔氏蔬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卽曾子春風沂水獨當聖心益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眞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則懼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

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戒慎恐懼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蔬飲顏之簞瓢點之春風沂咏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恐懼非是矜持即堯舜之兢業不覩不聞非以時言也即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非二也活潑脫灑由于本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

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于忘始爲眞樂故曰至樂無樂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指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

問夫子賢于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異於事功竊意門人稱誦于當時非事功以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於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者也顏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格物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名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于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巳卽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卽得時中乎其未邪

昔者門人稱夫子曰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啓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啓而用意渺况門人

受夫子之敎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
於罔極之恩比之邈焉疎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
稱誦至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
好亦若有槩于其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
別議孟子歷敘聖賢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
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者也
若論事功唐虞之際蕩蕩巍巍精一執中開萬世心
學之源區區欲以刪述憲章葢之淺之乎其言之也
良知二字入聖微機執事謂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
謂中孟子稱聖之時必歸重于智其所尊信可知矣

良知絕四不涉將迎不存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卽良知也顏之約禮約此而已曾之格物格此而已纔有意必纔屬擬議卽非時中卽非致良知也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執事旣信得良知如此之深從前種種特其見解一切功業文章世人嘆羨以爲不可及者會須盡情抛捨等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一念靈明直超堯舜上繼百千年道脉之傳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答中淮吳子問

問聖人之學惟在致良知是矣然人見食則知食

見色則知好有痛癢則知拊摩皆出天性不可不謂良知也若即是爲良知與食色性也生之謂性何異若曰別是一知與良知不同是二知也人無二心則宜無二知敢請所以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感物而動動即爲欲非生理之本然矣見食知食見色知好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良知良知自有天則隨時酌損不可得而過也孟子云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天命之謂性若徒知食色爲生之性而不知性之出於天將流於欲而

無節君子不謂之性也此章正是闢告子之斷案告子自謂性無善無不善故以湍水爲喻可以決之東西而流若知性之本善一念靈明自見天則如水之就下不可決之而流也知一也不動於欲則爲天性之知動於欲則非良矣告子之學亦是聖門别派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若知致良知功夫性無内外良知亦徹内外心卽是寂然之體意卽是感通之用常寂常感常感常寂更無有不得時也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不

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者何異豈以纔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于一偏故混言爲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爲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無善無不善辭同而意實殊也然否

孟子道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

專爲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爲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爲善爲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爲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羣盲摸象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於直指本原徵於蒸民之詩孔子說詩

之義斷然指爲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爲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爲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吾人日用百爲萬感紛紛擾擾此心未免逐物安得常靜豈非太公順應不與巳私雖紛紛擾擾而心固未嘗勞與此聖人地位也初學下手宜何如爲功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太公順應非是見成享用聖人地位正是初學下手處以其自私須學個太公以其用智須學個順應濂溪傳諸明道則爲定性性無内外無將迎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此千聖學脉也

問王道若精金美玉纔有茍且欲速之念便屬伯境今之仕者文檄旁午日不足繼之夜豈無茍且

欲速之念是伯功矣一一熟思緩處則積案盈几務益壅焉古人鳴琴而治其道何居又有日昃不食握髮吐哺者又何焦勞匪懈也豈古人之才有所未至亦爲政者所必爾乎願先生敎我

精金美玉喩爲王道苟且欲速等爲覇功亦槩言之耳未究其義天之行度一日一周天急不得些子緩不得些子人心如天樞之運急便是過緩便是不及苟且欲速急之病也因循怠廢緩之害也不急不緩密符天度是爲王道反之則爲覇術王覇之辨存乎心之誠僞而已誠則無事僞則多事誠則心逸而日

休僞則心勞而日拙時非上古今之爲政者處於多事之衝文檄之往來簿書之盈積勢有所不免苟能以誠心出之不爲毀譽利害所動隨其才之所能力之所及權其緩急漸次料理志日崇而業日廣體常舒而事益辦盤錯萬端迎刃而解此正格物日可見之行所謂卽此是學苟徒以僞心乘之施爲無漸緩急失宜眩於毀譽惕於利害謀其力之所不及強其才之所不能慮雜而幾愈叢謀疎而務愈繁日不足繼之夜亦徒勞耳故爲政者以立誠爲主才以濟之誠與才合法天之行無事於心若風之被物無心於

事若月之行空雖終日鳴琴而治逸而不知其爲逸
雖日昃不遑暇食勞而不知其爲勞也

書累語簡端錄

吾友石居陸子老而好學每讀書有得累而筆之呈寫就正於余蘄得一言印可庶不謬於所從因爲漫書簡端以答其意在石居不爲無見時有未融不妨隨時證悟若其篤信謹守耻爲綺語以滋論說宗黨後進信其爲敦行君子可以爲難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先生曰先儒謂此未聞一貫時之學主忠信原是孔氏相傳指訣若逐事如此省求便不歸一只平平說去石居以善字貫入此三者大學之張本似非本旨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於學其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者立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又遲之十年而

後能耳順志忘順逆也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知命之上一層深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別未知天命世間逆順諸境猶有分別心在夫子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於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則分別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虛已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加怒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醯儘是委曲蓋美之

也朱子以爲掠美市恩非旨若謂物我兩忘不止於直亦是過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孔門之學惟在主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功夫若忠信之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石居謂性相近習相遠亦是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有君道非是專指天子凡諸侯卿大夫臨民皆南面槩言之也

子謂子貢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君子之儒必信必果是小人之儒孔門之徒皆是爲巳爲義但有小大之分子夏篤信謹守規模狹隘未免硜硜故夫子以是開之若爲人爲利何足謂之儒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巳

道無窮盡無方體顔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跳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

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幾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非有非無卓然如立於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眞實之見矣是卽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沒而學遂亡矣故曰未聞好學者

也石居以博文約禮爲孔門第二義以卓爾爲效

雖欲從之爲與道未相渾一似非本旨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空者道之體也愚魯辟喭皆滯於氣質故未能空顏子氣質消融渣滓混化心中不留一物故能屢空石居謂湛然虛明三月不違時也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屢空聖人則爲全體之空仁之至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克己猶云修己是克治之意己即由己之己傳以

己爲身之私旣克去之又欲由之是二己也天下歸仁言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是爲仁之功非與之以效言也爲仁由己反己之學也石居謂此是孔門心學克己克心之己復禮復心之禮意見亦好

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視聽言動所謂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是克己之功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指一念妄動而言顏子視聽無非禮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遠而復言

動亦然禮也者理也天理之節文也四勿正是竭才用力字義不必改勿爲弗復禮所以爲仁也顏子合下信得仁體覿體承當所以爲乾道也仲弓未能合下承當須從敬恕求之而後得所以爲坤道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惟知自反無怨於家邦是爲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求家邦無怨於我使之自考是以效言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

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中無定主抱不决之疑方是惑是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上達只在下學中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極精極微皆下學事口之所不能言力之所不能致心思之所不能及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爲證似不切其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夫子之上達也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夫子之下學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是四
時百物即天命所在顯微無間之義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先師云稱是名稱其實之稱沒世而名不稱生猶
可補死則無及也故以爲疾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
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定位
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
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

盡同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為疵似過求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無智巧無技能神氣自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長非有所加也大人通達萬變惟不失此而已若不待神氣之足而助之生長強開其知識益其技能是鑿竅於混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收其放心是失後功夫不失是未嘗放也

口之於味也　一章

此是孟子發明性命合一之學性是心之生機命

是心之天則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五者性之不容已者也然有命存焉立命所以盡性苟縱其性而不知節則天則毀矣是認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故曰不謂性也仁屬於父子義屬於君臣禮屬於賓主智屬於賢者聖人屬於天道五者命之不容已者也然有性存焉盡性所以立命苟委於命而不知反則生機息是認數爲命而不知天性之命故曰不謂命也由前言之以命爲重而性歸於命不可得而縱也由後言之以性爲重而命歸於性不可得而委

也抑揚反覆見性之本善力救告子楊墨詖淫蔽陷之失夫食色之性同於犬羊是不知命也仁義之害至於無父無君是不知命也正人心息邪說孟子救世之功至比於遏洪水驅猛獸功不在禹下非空言也若云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分屬氣質義理之性非合一之旨也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三終